



2012 中国小说 排行榜

2012 ZHONGGUO XIAOSHUO PAIHANGBANG

小说选刊——评选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2012 中国小说 排行榜

2012 ZHONGGUO XIAOSHUO PAIHANGBANG

小说选刊——评选

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2 中国小说排行榜 / 《小说选刊》评选. —北京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639-3401-0

I. ① 2… II. ① 小… III. ① 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00517 号

2012中国小说排行榜 / 《小说选刊》评选

策 划: 文 欢

责任编辑: 丁 娜 陶丽萍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·设计顾问

版式设计: 齐物秋水

出版发行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: 100124)

010-67391722 (传真) hgdcbbs@sina.com

出 版 人: 郝 勇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 mm × 1030 mm 1/16

印 张: 25

字 数: 372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639-3401-0

定 价: 4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-67391106)

目录

短篇小说

皇后大道.....	吴 君	002
黑夜给了我明亮的眼睛.....	女 真	013
俄罗斯陆军腰带.....	马晓丽	021
代价.....	阿 成	037
归来.....	王祥夫	045
七天.....	铁 凝	056
难肠.....	马金莲	071
扎民出门.....	安 庆	083

中篇小说

刘万福案件.....	邵 丽	094
白衣苍狗.....	季栋梁	126
悬疑的荒芜.....	王 蒙	174
捕风者.....	海 飞	198
愤怒的小鸟.....	余一鸣	247
北京邻居.....	荆永鸣	287
春季里那个百花香.....	侯 波	326
启蒙.....	刘继明	361

「短篇小说」



皇后大道

吴 君

十五年前，家住深圳沙一村的陈水英没有成为香港人的老婆，是阿妈的一块心病。

当时有许多姐妹都嫁过去了，陈水英却还留在村里。原因是没人为她搭线。她的朋友阿慧出嫁那两年，陈水英性格变化很大，似乎外面的热闹与她无关。不过再想想，又能理解，陈水英从小在西安大伯家生活过一段时间，想事做事，跟沙一村的女孩有些不同。用母亲的话说就是染上了北方人的毛病，傻乎乎，没心机，缺乏人生规划。大了不说，就说小事，那个年龄的女孩，喜欢嘴里放一块话梅或口香糖，说话的时候散发一种淡淡的芳香。陈水英则是弄一包葵花子，放在包里，没事的时候便掏出来，搞得嘴唇和一双手黑糊糊，包里连张干净纸都找不到，没有一点斯文气。阿慧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她喜欢陈水英，愿意找她玩。这让陈水英很感动，把心里话一股脑掏出来，还把自己在西安学到的包饺子，教给阿慧。阿慧也乐意学，可惜家里的面粉太少了，她们只好到海边挖一些泥回来包着玩。那时候的海还是海，甚至比较蓝，没有被开发商填成陆地，盖成豪宅。

陈水英在北方待过，受过不一样的熏陶，喜欢玩点不一样的。有一天，陈水英在沙子上面写下了“友谊”两个字，逼阿慧念，还说念对了赏一包瓜子。她明明知道土生土长的阿慧只会讲土话，也很少用这种酸词说话造句。

跟她预料的一样，阿慧的脸憋得发红。每次念完这句，陈水英都要学着阿慧的发音再念一遍，阿慧知道陈水英在捉弄她，于是装出生气，追打陈水英。陈水英则甩掉了鞋，笑着，撒欢跑在前面。那时候的天异常干净，有些蜻蜓在海边飞来飞去，阿慧见了，停下脚，伸出食指，等待蜻蜓，她不捉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它在指尖上打转、停下，再飞走。

陈水英的手跟着季节走，冬冷夏热，只有阿慧不嫌弃，夏天时陈水英把发烧的手放到阿慧冰凉的手臂上，阿慧都忍着，最多瞪陈水英一眼，想铁板烧猪肉啊！

陈水英知道阿慧会这么说，继续嚣张：“是啊，我想吃呀，还是上等嫩猪呢。”

她享受阿慧那只手高高抬起，再轻轻地落在她皮肤上面，对于陈水英来说，那是一种美妙的感觉。

后来，陈水英随便找了个男人结了婚。日子过得不咸不淡，很平静。女儿考上高中住了校，她与丈夫再没话讲，分了居。陈水英的计划是，旅游回来，就去办手续，让自己身心自由，从头再来。至于为什么不敢公开，除了担心影响女儿学习，也怕惹外人笑话，毕竟年龄上没了优势。这次去香港也是为这事。当然，也是阿妈的意思。陈水英离婚之后，阿妈像是重新有了希望，有事没事走过来，在陈水英的耳边念叨几句。金链子、老婆饼、靚衫、皇后大道，是她嘴里的必备。阿妈常提到的东西和地名，陈水英也喜欢。每次听了，都觉得心里也舒服，嘴上 also 舒服。怎么早些年没有这感觉呢。她觉得这些名儿起得洋气，有香味，让人联想。陈水英知道阿妈这么想她嫁到香港，是因为家里没有香港亲戚，没有人大包小包带着礼品过来，让阿妈脸上无光，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，街坊邻居间没有身价，就连打牌的时候赢了钱，也不敢大声笑出来。正是这个原因，她总是怪丈夫当年没逃港，不像个男人：“要是你去了香港，我们还会住在这里吗？几十年了，家里什么都没有变。”阿妈看着自己住的旧屋说。这栋旧楼，还是用村里分红的钱建的，当然也包括陈水英那一份。

陈水英的房子安在父母对面，卫生费有时还是父母替她交，这也是阿妈心烦的原因：“要是你当年嫁到香港去，哪里会这么穷啊，嫁到香港，不仅自己住洋房，连我这个做阿妈的也能享受到。”只要有会阿妈便会念上几句。

陈水英听了也不接茬，想到自己当年没有听阿妈话，即使阿慧不介绍，也可以等等别人，才弄成现在这副样子，就有些内疚。家里只有一个女儿，与香港人结亲的事，哥哥和弟弟无能为力。对于这个家，她没有尽到责任。她嫁给了没钱、没技术的老公，连对方的工作都是阿爸托了人找的，他一待就是十五年，别人都已经换了几辆车了，老公还是踩着摩托上下班，陈水英觉得没面子。

阿爸不以为然，只要身体好就行。

阿妈不这么认为，说：“废话！你倒是说哪个人身体不好。”

当年阿妈总是说：“别着急嫁人，阿慧比你大三岁呢，她自然要先嫁。她过去就好办了，我托了她，还送了份厚礼呢，等闲了下来，她认识了那边男仔就会帮你介绍。”

阿妈总是跟她说：“阿慧嫁得就是好，每次回来都给她阿妈几千块港币，她阿妈身上的戒指项链全是阿慧给的。”阿慧确实是他们这个街上的骄傲。因为有了阿慧，她一家吃的用的都不同了，还拿了不少钱给家里盖楼，连哥哥们娶的老婆都好过一般人家。陈水英没有不服，只有暗中介气，怪自己的命不好。

阿慧曾经是陈水英最好的朋友，除了各自吃饭睡觉，两个人差不多都是黏在一起。有一次，陈水英和阿妈吵了架，跑到阿慧家里去睡。她像是受到刺激，只穿了一件内裤，便钻进了阿慧的被窝。那一晚，她像个婴儿一样，蜷缩成一小团，伏在阿慧的胸前，脸被烤得发烫。阿慧的身子一动不动，也像是发烧。陈水英要讲的话，忘个精光。第二天醒过来，两个人的眼睛发红，显然都没睡好。

用陈水英的话说，两个人的关系属于患难与共。当然这种话有点夸张。只能说明了阿慧在陈水英心里的位置。她有什么心里话都跟阿慧说。阿慧只是听，不喜欢说，直到阿慧嫁了，再不理她，陈水英才缓过劲儿，好像天塌下来一样。她觉得阿慧和自己的感情是假的，这种事，还要瞒着一起长大的好姐妹。她得出结论，深圳妹就是鬼，没人情味，不知不觉她已经把自己当成北方人了。实际上，她在西安住了还不到四年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阿慧去了香港便很少再回家。即使回来也是晚上，住一晚，天没亮就走，外人很难一见。逢年过节她会托人捎些钱或者东西过来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陈水英不再指望这个阿慧能帮自己了，她觉得友谊是虚伪的东西。友谊需要门当户对，人家是香港人了，关系不对等了。想通了这些，她迅速把自己嫁了出去，同时离开了条件不错的村委会，去了离沙一村有点远的电影院上班。想不到，没过多久，新安电影院就说要下岗的事了。还说她可以去也可以不去，反正工资都是七成。

阿妈怪不到陈水英的时候，就会骂丈夫。“香港连个亲戚都没有，女儿的事没人帮忙不说，吃的用的哪样都低人一等，人家吃老婆饼，吃荣华牌月饼，我看了眼馋还不能说。”陈水英觉得阿妈有些夸张了，老婆饼在深圳到处都有。有次阿爸买回来，惹了阿妈发火：“味道都不一样，就是想让我哑了不说话，总之，我不会收声的。你这个男人就是没用，没用！”她用土话把阿爸臭骂了一顿。逃港的事情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那几年，除了老人和小孩，在沙一村只要是男人，个个都想跑。阿爸却留在了这边。

“你根本就不不是一个男人。”这是阿爸经常受到的辱骂。

因为这些，陈水英下定决心，再婚对象锁定在香港人身上，其他人，一律不考虑。这些事不能做在明处，她希望自己像阿慧那样，订了婚了再公开，免得节外生枝。阿妈说，陈水英是过了三十岁才会用脑子想事了，也算是给阿慧那笔学费起了作用，她学聪明了。

陈水英总是恨恨地想，年轻的时候怎么没人教自己，如果早点懂事，哪会这么累。哪怕嫁个香港老头或二婚男人也好啊，费事让自己压力这么大，再说这种事为什么要等别人帮呢？这么想的时候，脑子里闪过了马智贤。

这次旅游是单位安排的，不仅负责一半费用，连导游的小费也由公司出。陈水英本来不想去，主要是忌讳香港两个字，直到马智贤在脑子里出现，想法才变了，她在心里说，去，一定要去。

从她想要离婚那一天，在心里便想好了一个人，这人就是马智贤。这次单位组织去泰国，别人顾着看风景购物，她的脑子里只有香港，只有马智贤。飞机到了香港，别人都报名再转道去澳门看看，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，约马智贤见面。

马智贤是陈水英十五年前认识的一个男孩。当年马智贤陪着哥哥来到深圳相亲，相亲的对象便是阿慧。阿慧家里条件差，连个像样的椅子都没有，只好借陈水英家的客厅说话、吃午饭。村里女孩找的老公多数都是香港货车司机、酒楼厨师、码头工人和再婚的中老年人，只有阿慧找的是个靓仔，据说还是大学生，去日本留过学。这样一来，家里非常重视，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，吃的菜也是从最有名的福如楼订的。就是这一天，陈水英认识了马智贤。当时陈水英没有向这个方面去想，除了晚熟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觉得马智贤相貌古怪，脸只有一个小长条，眼睛鼻子全长到一起去了，很像在西安看过的拉线木偶。马智贤说话很慢，喜欢一个字一个字地进。大人们说话的时候，让马智贤到客房里看影集。家里人说，马智贤太小，还是孩子。后来才明白，是马智贤不会配合大人说假话。作为一个女孩子，陈水英也不能去到这样正式的场合吃饭，尽管她是阿慧最好的朋友。见马智贤很喜欢看影集，便一本一本翻出来。全是很久没有动过的旧照片，害得他两只手黑黑的。陈水英带着他去阳台上洗，就这样，两个人算是认识了。路过客厅的时候，陈水英看到了马智贤的哥哥，心里猛地紧了下。那人长得一表人才，像是陈水英记忆里的北方男孩，高大英俊，非常儒雅。不知为什么，看到他和阿慧并排坐在那里，陈水英的心里很是酸楚，好像阿慧抢走了她什么东西一样。当然她不能说，只能远远听着马智贤的哥哥讲日本富士山、北海道和大学生活，偶尔还夹进一句英语。那一天的阿慧显得比平时漂亮、文静。她低着头，微笑着摆弄自己的手指。

阿慧嫁的时候，整个村都出来送。村委会把唯一的汽车也用上了。小轿车一直开到罗湖桥。陈水英记得阿慧要去的地方是皇后大道。村里人也都记下了这个名字。

马智贤留了一个电话，写在那一年的挂历上。这是陈水英主动提出来的。她害怕这些人走了，什么痕迹都不剩下。

那是一个座机电话，她打过两次，每次打，脑子里想的都是马智贤哥哥。最后的一次，她已经订了婚、怀了孩子。为什么还要打这个电话，自己也不清楚。每次都是一个老人接。讲的那些话，陈水英根本听不懂。对方也不懂陈水英讲什么，再后来也没了联系。

竟然是马智贤接的电话。陈水英一下子说不出话了。那边的马智贤不慌不忙地说，我是马智贤，你是哪一位。陈水英很兴奋，告诉他，自己是谁。马智贤说话还是那样慢，细细的，像个蚊子。陈水英有点失落，觉得马智贤连惊喜都没有，好像接了一个普通熟人电话。凭这点，她觉得对方应该不喜欢她。

陈水英选了一个离住地比较近的商场见面。两个人一见面就认出了彼此。马智贤没有变化，长得还像木偶，衣服似乎也是当年那件。看见他，陈水英又想起阿慧，阿慧是马智贤的嫂子。

他背着一个双肩包。好像那个包很重，压得他失去了平衡，两只脚总是站不稳。陈水英也知道自己的毛病，老了胖了，这样一想，便宽容地看对方了。

“以为你认不出我呢。”陈水英笑着说。她显得比马智贤大方。

“认识认识。”马智贤笑着，露出一排细小的白牙。两个人从商场的中间，由陈水英带着，转到了角落里。她担心在商场遇见出来买东西的同事。

“你想看电影吗？”没等马智贤回答，又说，“我想看。”她指着旁边的一个指示牌。她平时工作的地方就是电影院。不管到哪，陈水英都想看看当地电影院，并且想进去看场电影。什么片子不重要，她喜欢被电影裹挟的感觉，主要是哭的时候没人发现。阿慧的原因，这么多年，陈水英过着封闭的生活，几年前，陈水英才第一次到香港。因为谁都不认识，她只能去看电影。当时的电影院里只有十几个人。很快她便发现电影院只有她一个人了，片子没等放完，她便伴着音乐跑了出来。惊慌失措中，走进了一个地下室，四周被各种交错的管道包围，像是一座迷宫。她在里面绕了很久，才转出来，随后，她发现自己走在一条耀眼的大街了。整条街上到处都是彩灯，她好像在哪部电影的场景。

很快她便想到这是皇后大道。这样一来，她便紧张起来，想着会不会遇上阿慧呢？见了要不要打招呼？阿慧穿得应该特别漂亮，像演员那样，陈水英脑子里的阿慧被各种镁光灯照着，穿着闪着光片的裙子，嘴角上扬，面带微笑。

“好啊，我去买票。”马智贤打断了陈水英的回忆。

陈水英比较满意对方的态度。

电影院里，马智贤从头到尾盯着银幕，除了递给陈水英一瓶水，再也没有说过话。陈水英看见马智贤半张了嘴，盯着前方。陈水英不好意思说话。又过了一会儿，看见他还是那个样子，才碰了他的手，想试探对方的反应，发现他的手很凉，跟死人一样，没有体温。这种地方如果再握住那样一个冰冻的手，应该很恐怖。她又想起了上次的电影。她放弃了关键地方拉住马智贤的想法。再说，具体情况还不知道呢，

他这个年龄或许已经结婚有孩子了。尽管当年马智贤说过香港男人四十以后才结婚，还说跟日本人一样。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买不起房子。

看电影的时候，她脑子里全是这件事，要不要问，如果问了，会不会很丢人，传到他的嫂子阿慧那里怎么办，她可不能再丢脸了。想到书上说香港人情冷漠，即使兄弟姐妹成了家也各过各的，基本不来往，她又放了心。

阿慧嫁了之后，只有一次晚上回家，遇见过陈水英。当时，陈水英正挺着六个月的身孕。两个人都显得尴尬，连招呼也没打。

她根本没有心情看电影了，分明是熬时间。出来的时候，正好对着商场的化妆品，陈水英对着范冰冰的巨幅头像走过去。像是跟谁斗气，她想给自己买瓶眼霜。因为有人看着，心里便有了奇妙的变化，她为自己挑了一个最贵的。马智贤跟过来，主动提出付账，陈水英说：“不用不用，我有钱。”

马智贤看到价格才不爭了，笑着说：“噢，我知道了，公司会给你们报销。”陈水英听了又好气又好笑，心里想，你怎么不到深圳看看，那边发生了多大变化啊，什么报销啊，就是看多了那些造谣的报纸，大陆人难道连一个眼霜也买不起了吗？你们连普通话都没有长进。她想起接电话的老人，粤语不会听，普通话也不会听，她不能想象这个年代还有这种人。转过头，她又想到自己，阿慧让她伤透了心，包括这次，她也只到过香港两次，尽管来往很方便了。

马智贤像是没有明白陈水英的话，看着她笑。他这一笑，陈水英也就不生气了，她理解马智贤为什么相貌没有变了，因为单纯，没有那么多心计。这样一来，她很想试试他。她让马智贤带自己到公园走走。一进到公园便发现跟深圳的差不多，除了老人、出来晒太阳的菲佣，就是捡垃圾的。这样一来，她的胆子便大了起来，到了拐角处，她便拉了马智贤冰冷的手，让马智贤抱自己。马智贤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，腿脚却显出了僵硬。陈水英很高兴，觉得自己占了上风，有了主动权。被陈水英拉扯着，两个人挨到了一起。马智贤显得很激动，张开小嘴说：“我还是第一次跟女仔这样抱呢。”

终于托了底，说明对方还是单身，这让陈水英兴奋起来。她觉得香港这种晚婚的风气就是好，不然，马智贤怎么还能留到现在。又一想，他这种年纪还是单身，有些不可思议。这到底是条件好，还是不好，她有点犯糊涂。

她想跟阿爸通个电话，说说自己的事，想想又放弃了。陈水英跟父亲关系还算好，偶尔也能说两句话。只是后来，他不支持陈水英离婚，才让父女关系疏远了。阿爸和她一样，对香港两个字过分敏感。每次有人提，他都会低下头，脸色也变了。只是不久前突然冒出个香港亲戚，阿爸表现得很平静，让她吃惊。倒是阿妈忙前忙后，

大呼小叫，想让街上的人都听见。她最遗憾的是原来的老村民都搬走了，或是炒股成了穷人，怕见人，消失了，没人跟她分享这份喜悦。当时陈水英正掏钥匙准备进门，发现父母和自己的门之间有一双脏乎乎的破鞋。她一边猜想着是谁家狗叼过来的，一边把它们踢到了楼下。

推开家门吓了一跳，有个光头男人正坐在沙发上打电话。陈水英赶紧出门找鞋。

看见陈水英进来，对方举着电话愣住了，任凭电话里传出一个女孩声音。据说是这边认识的四川女孩，他想娶了做老婆。

好在阿妈端着一碗排骨汤进来，笑容可掬地做介绍：“这是你阿叔，香港的，快叫阿叔。”

陈水英笑得有些勉强，心里想，什么时候有这样一个阿叔了？从来没听过。“是你阿爸的堂弟啊，一直没联系，你阿爸有这么一个好亲戚也不跟我们说一声。”阿妈高兴得手舞足蹈。

此人再用电话的时候，陈水英跟阿妈说：“香港人那么有钱干吗不用自己手机？”阿妈说：“让他用吧，我这是帮你呢，让你阿叔在香港帮你找老公。”

这回陈水英不做声了。

陈水英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，生了气。她觉得自己非嫁个香港人不可，否则真的好像差过谁一样。

这次陈水英很大胆，主动提出住到马智贤家里。除了节省开支，也是想看看马智贤的家底怎样，算不算有钱人家，还有那个接电话的老人到底是谁？她需要知道这些。除此之外，她希望第二天马智贤带她逛逛街，总不能空着两只手回深圳。

马智贤站起身，走到远处打了两个电话后，同意了。

车转来转去，陈水英晕头转向，完全不清楚到了哪里。最后，她竟然被送到了阿慧家里。

她打开门的时候，陈水英惊得措手不及，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倒是阿慧早知道她要过来的样子，没有慌张。

阿慧也变了，皮肤还是很白，可是变得特别薄。不知为什么，她穿了一身白色西服，把皮肤映照得陈旧、泛黄。这种服饰与香港人的穿法格格不入。陈水英觉得阿慧笑的时候，嘴角生硬，显出了几条法令纹。没等放下行李，她就招呼陈水英吃饭。陈水英确实饿了，眼睛盯住饭菜。桌上除了一盘小虾，还有三条排列整齐的红彬鱼。陈水英吃了半条后才想起自己失态，尽管吃饭的只有她们两个。因为心里有鬼，还惦记着人家老公，要问的便一句也没出口。比如，你老公呢？她猜想，马智贤的哥

哥可能出差了。阿慧一直躲避陈水英的眼睛，说：“吃呀，不用担心，还有啊。”她指着盘子里的另外两条。

回到房里，发现刚刚还在的电话机不见了。显然是怕她使用，收了起来。陈水英心烦，又说不出，躺在床上生了一会儿闷气，才睡着。

前一晚约好了逛街，阿慧站在陈水英床头时，陈水英一时间恍惚，像是回到了过去。当年阿慧也是这样，站在床前等陈水英上学，任陈水英磨磨蹭蹭起床，刷牙，洗脸。

两个人站在路边很久都没见到巴士，又不想说话，便显得尴尬。再后来，陈水英有点累了，身上开始发黏，心里想，才几个钱啊，用得着这么省吗？说了句：“还是坐的士吧，我这儿有散钱呢。”

阿慧笑了说：“马上到马上到。”

看看阿慧也急得额上出了汗，陈水英只好不催了，暗暗打量阿慧。她发现阿慧的眼袋很大，由于瘦，脖子上面露出了青筋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才来了一辆中巴，阿慧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让陈水英走在前面。陈水英没有张罗买票的事，她想起当年，家里把客厅借给阿慧相亲，她才得以到了香港，这个情阿慧必须还的。

两个人并排坐上中巴的时候，陈水英忍不住讲了几次沙一村土话，每次阿慧都是用香港话回答。这样一来，陈水英不再开口，两个人都沉默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阿慧打破僵局说：“你还是叫我马太吧，我不习惯那个名还有那些土话了。”

下了车，陈水英昂着头，走在前面，她不想和阿慧说话。转了一圈，她觉得这个地方有些眼熟。想起这就是传说中的女人街。陈水英发现，这里的衣服全是深圳东门的商品，十几块钱就能买到，包括皮带，手袋，还有一些装饰项链。

陈水英走到一半就累了，她说：“有没有那样的地方，卖化妆品，还有名包？”

“有啊。”阿慧伸出手指了指隔壁的这间。

“我是说 LV、GUCCI 那种。”说完这句，陈水英自己都吓了一跳，平时，她根本没想过买那些，价格太贵不说，款式也不喜欢，如果真的去那里，自己该如何收场。

“也有啊。”阿慧站起身指着另外一家店说，“你看都有啊，还很多。”陈水英故意装出轻松：“我说的不是假货。”阿慧想了想，说：“那还得走很远的路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算了算了，不去了。”陈水英心烦，想早点回去。平时陈水英花钱不会大手大脚，没想到阿慧这么小看自己。她觉得阿慧又穷又装，除了电话，连放在洗手间的一瓶凡士林也被收了起来，现在谁还用那破玩意，又不是十几年前。出门前，餐桌上那

吃剩的红彬鱼，她用眼睛数过，还是前一晚的两条半，排得整整齐齐。她真想伸出手指数数，让对方难堪，让阿慧明白自己的生活有多么寒酸，连深圳人的一半都不如。

回去的路上，她想起自己当年跑到阿慧面前，哭诉心事，为了讨好阿慧，托她帮自己介绍香港人，用省下来的钱封红包的事不禁后悔。那时她才工作不久，没有什么积蓄，更主要的是，说了些低三下四求人的话。那两年，谁都看得出，陈水英在等阿慧的帮助，最后什么也没等到，让她成了困难户，最后草草打发了自己。过了很久，自己那些破事还被村里人拿出来取笑。总之，自己的人生被阿慧彻底毁了。

晚饭由马智贤和阿慧两个人买单，说是给陈水英饯行。地点安排在一个英国人开的餐厅里。

进门时，阿慧拉住陈水英乞求：“回去别提我啊，你和马智贤约会的事我也替你保密。”

陈水英站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。这么多年过去，阿慧连点愧疚都没有，还要在她面前装。她明白两个人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

在那儿，陈水英见到了马智贤的哥哥。他还像当年那样白净，只是眼角已经有了细细的皱纹。他穿了一件燕尾服，像舞台上的指挥那样，显得非常古怪。他的手指还像当年那样细长白嫩。前一晚也不知他住在哪，一点声息都没有，突然就冒了出来。他一上来就说喝日本青酒，还说要像当年在京都那样，加上冰块。陈水英喝过这种酒，觉得此酒有股邪劲，刚喝的时候甜蜜，轻柔，到了后面则会让人头痛欲裂，魂飞魄散。

看见阿慧过来劝阻，连眼神都用上了，还交代服务员说只喝饮料，连征求她的意思都没有。陈水英突然动了怒。改了不喝酒的主意，笑着对马家哥哥：“喝呀，咱一醉方休吧，我就是喜欢日本酒，过瘾！”

见阿慧脸色已经变了，陈水英更是得意。

先是敬了马智贤哥哥几次，随后，她和他划起了拳。

马智贤过来拉她，劝她少喝点，别醉了。陈水英的头已经晕了，她笑着拈住对方下巴，摇了几次。她就是要做给阿慧看，虽然当年她输了，此刻，这俩兄弟却听着她陈水英的指挥。她就是要气阿慧，让她再得意，让她再不顾陈水英死活，抛下她十几年，自己只有再厉害一些，才能打击到她。这么多年，谁都在欺负她，她受够了，单位的、阿妈的，更主要的是阿慧留给她的一切，总之，她需要痛快一次。

马智贤的哥哥又提到富士山的时候，陈水英已经彻底醉了。她站到椅子上面，用一张报纸卷成话筒，把当年在西安学的一首日语歌《北国之春》，大庭广众下唱了两遍。

酒还没有喝完，马智贤的哥哥便旧病复发，被送去了医院。

马智贤一家也是当年逃过去的，为了领到救济，马智贤和父亲还住在贫民区。父子二人同住一间卧室，这也是他把陈水英带到阿慧家里的原因。马智贤的父亲从来不说家乡话，听见乡音就装聋作哑。为了面子，他从不和村里人联系，也不回深圳。之前是因为自己不敢，后来是阿慧不同意，还威胁说，如果联系，她就要跑掉，再不回来，让他们的儿子变成寡老，重新送回精神病院。阿慧每天一早都要把包好的饺子，一家一家送到茶楼去。有时还会接一些大陆客，把他们带到假货市场挨宰。现在开放了，来往很方便，钱不容易赚了，提成也不容易拿，主要是假货被发现后，除了退钱，她还要挨打。阿慧是家里的经济支柱，正因为这个，全家人都怕她，她也早成了一家之主，马智贤的哥哥被关在小黑屋里，也是她的主意。

陈水英问：“她怎么不回深圳呢？”

马智贤说：“也回，经常早晨过去，买些便宜的肉和蔬菜带回来，包了饺子再一家一家餐厅去推销。”这是家里的生活来源。

陈水英庆幸离开的前一晚，把身上喝的茶叶和感冒药都留了下来，放在餐桌上说：“不想带了，放在身上太累。”她还想对阿慧说，“内衣重新买一件吧，你那个变了形，要对自己好一点。”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忍住了。

回到深圳当晚，陈水英把在香港见到阿慧的事跟阿爸说了。

陈水英第一次见到阿爸喝这么多酒，还给陈水英倒了满满一大杯。他说：“你以为当年我没逃吗？刚下去就被浪打了回来，个个都骂我怕死。这些年没人看得起我，包括你阿妈，那滋味比死还难受。”阿爸又说，“阿慧那男人有癫痫病，我看第一眼就知道了。不敢说，怕被人打死。她哥哥弟弟都很凶啊，要用阿慧给自己换老婆呢。他们家未必不知道这些啊。阿慧落到眼下这步，我有责任，我真是该死啊，如果当时说了，最多也就是挨顿打，也不会让她受苦啊。”

看见阿爸这样，陈水英红了眼圈，说：“去香港之前我还恨她，怪她说话不算，不帮我。直到见了那些印着‘友谊水饺’的小卡片，心里的恨全没了，原来她从来没有忘记。”

当晚陈水英把女儿和侄女从学校叫回来，吃东西。陈水英指着照片介绍，还特意提到了皇后大道。

因为想到阿慧，她的声音变得忧伤。女儿先头没什么反应，一直忙着从糕点中寻找果粒，直到发现陈水英情绪异常，才停下，安慰道：“听你们说了好多年，什么

皇帝皇后，怎么听都是老土的道儿。”

透过泪水，陈水英看见女儿，正拿着一颗草莓，对着太阳光晃动，随后投入口中。

她突然觉得过去那一页可以翻过去了。

【作者简介】

吴君：女，黑龙江人。研究生毕业，曾在多家期刊发表作品，出版有小说集《有为年代》《不要爱我》和长篇小说《我们不是一个人类》等。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，现居深圳。

黑夜给了我明亮的眼睛

女 真

那个女人进来之前，先拉开车门，问他：“师傅，可以把空调关上吗？”

这个夏天格外闷热。三伏天，乘客大多嫌空调不凉，出租车上下客频繁，保温性差，加上他舍不得油，温度开得不够低。像她这样要关空调的，少。林子大了，什么鸟儿都有，乘客说关，那就关。他这个人好说话。为人民服务么。况且这个女人虽然说话温柔，很有礼貌，看着像商量，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气势。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出租车司机，尤其夜班司机，愿意琢磨乘客的身份。闲着也是闲着，天天在街上压马路，眼睛里除了红绿灯、机动车就是行人，太单调，琢磨点啥好捱时光。在厂子上班时，他就是个爱琢磨的人，小点子、小发明不断，当过创新标兵。厂子减员，开上出租车，老习惯没改。

开白班时，注意力相对集中。要听交通台的路况广播，公司的派活通告，司机群杂七杂八的消息。白天路况复杂，空车时向马路边趑摸乘客，车多，人多，警察也多，得时刻小心。白天乘客的身份相对容易辨别。去火车站、机场的是旅行者，去商场的是购物，去写字楼的是白领，去学校的是老师、学生。晚上不一样。夜色降临，人与人之间一下子暧昧起来。从酒楼、大饭店、洗浴场所出来的，尤其让人琢磨不透。越来越琢磨不透。十年前刚开出租车时，他还以为自己琢磨得挺透。夫妻关系，同事关系，情人关系，同学关系，朋友关系，生意关系，八九不离十。你听上几句话，看几个动作，差不多。现在不行了，越琢磨越糊涂了。拉这个女人之前，他刚从皇姑房产局那儿过来。一个女人，三个男人。女人坐前面，上车先说了个浴池的名字。这个女人恍惚面熟，仔细一想，真还想起来了。是机床厂的。具体干什么的不清楚。重型和机床厂挨着，搬迁开发区之前，两个厂就隔了一道墙，两个厂的工人经常互相到对方的食堂吃饭或者打水、洗澡，像一家人。工厂里男人多女人少，他对女人有印象，看来女人对他没印象。他这个人长得平凡，掉人堆儿里找不着，对他没印象很正常。后面三个男人，其中一个也是机床厂的，跟女人是两口子！